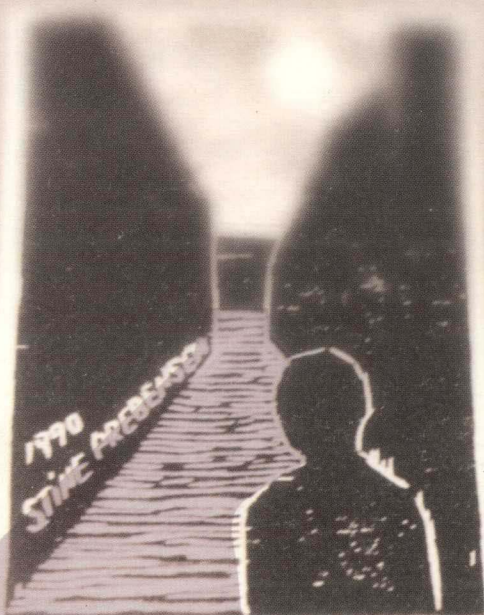




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

张旻_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

张旻
— 著 —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 / 张旻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624-6365-8

I. ①伤…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6159号



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 shanggan er you kuanghuan de rizi
张旻 著

责任编辑 高雅洁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26千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365-8 定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录

001	了结三章
029	暗恋
037	多雨的五月
047	奇怪的来信
059	募捐
067	月光下的错误
077	枪杀无辜
087	海员于强
093	叛徒
103	顾梅的故事
127	夜行
141	半道上
151	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
167	月牙儿弯弯

181	两个气枪手
203	春晚
217	第三次会面
225	幼儿园老师
243	魅力
267	林玉梅
289	路过
307	需要一种爱的感觉

了结三章

学生

1973年开春，我十五岁，升入初中二年级。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是从乡下转学过来的。这个乡下女孩名叫柳红，据说她父母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相继病逝，她到城里来投靠亲戚。她是富农家庭出身。

柳红实际上是个矮个子，但当时的我觉得她长得很高，略胖，脸色像一般的乡下孩子一样被日光和野风吹晒得微黑。那天她穿着深蓝色的土布衣裤来到我们班级，老师把她安排在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

柳红在我们班里很少开口说话，也一直没有要好的朋友。每天她来学校上课和回家时总是独自一人，微低着头，不像别的女孩那么喜欢东张西望。在课堂上，老师好像从不点她的名叫她起来回答提问（当然老师也很少点其他同学的名），她学习成绩很差。

和她同座的男生名叫王宏。王宏是老师眼中最讨厌的学生，女同学也都不愿意和他同座，老师就让他独个儿坐在末排。我和王宏

从小同班，但不是朋友，平时没有来往。

一天下午，我在校外的一个岔道口看见岔道里有两个人影。那是一条僻静的小道，路的一边有一些低矮陈旧的砖瓦房，另一边是一块废墟地，远处是麦苗青青的农田。我在路边的树丛后面停住，没有往前走。那两个人一个正是柳红，一个是她的同座王宏。在我的印象中，柳红当时是想要走开，王宏不让她走，在和她说话。王宏的背冲着我，距离我二十多米。我在小学时就练就了一门手掷砖块的绝技，那样的距离百发百中。我就在地上捡了一块石卵子，躲在一棵树后朝王宏掷去。石卵子击中了王宏的屁股。王宏叫了一声，回头望一眼就双手捂住屁股急急地溜走了。柳红站在那里，似乎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愣愣地、有些惊恐地朝小道的两头看看。这时候我离开树丛，走到岔道口，往前而去。我没有朝岔道里面转过头去，但能够感觉到她的目光幽幽地在我身上滑过，然后又回过来，随着我，似乎有些阴郁和潮湿，就像那些狭窄的街巷和阴晦的天气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出门去我的一个同学家锻炼身体。那个同学家有一座院子，院子里有一副吊环、一副杠铃、一只单杠。他家里还有一些扩胸器、握铃之类的体育器械。我们五六个同学每晚都去，都锻炼得肌肉发达、感觉良好，在学校里有些出名。

那晚我刚离家走出，就被一个人影叫住。那个人好像是从路边的阴影里闪现出来，一下子挡在我面前。我看清了他，说：

“王宏，你在这里做什么？吓我一跳。”

他说：“你是到周建国家去锻炼身体吧？我是在这儿等你。”

我问：“你等我做什么？有什么事情？”

他说：“今天下午是你用石卵子扔了我一下，对吗？我的屁股到现在还痛。”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石卵子扔你了。”

他用手摸摸屁股，说：“你不要赖，我知道是你。你为什么要用石卵子扔我？你当我在和那个乡下人做什么？”

我仍说：“什么乡下人？”

他在暗处嘿嘿一笑，说：“你越这么说，越说明你在装糊涂。你明天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对吗？”

我坚持说：“什么事？”

他说：“其实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在这儿等你，就是想把这事情告诉你。不过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我说：“什么事情？你说吧，我不会说出去的。”

他靠近我一些，又前后望望，把我拉到路边。他这才说：

“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说出去，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那个乡下人是只骚猫，上课时她常把手伸过来放在我腿上，有时还想要摸我的卵，今天下午是她叫我到那儿去的，她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她说那儿的麦田里有一座碉堡，她要我和她一起到碉堡里去。我不敢去，她就反咬一口，说她要告诉别人，我摸她，我就不让她走，要和她把话说清楚。这时候你用石卵子扔了我一下。”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石卵子扔你了。”

他的手仍摸着屁股，又在暗处冲我一笑，说：“反正我已经把这事情告诉你了，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她要是还这样，以后我自己会去报告老师的。”

说完他就跑开了。

次日清晨我去学校上课，刚走进教室就感觉到后排角上有两道目光落在我脸上。一道是王宏的，略有些躲闪的目光含着狡黠、会意、心照不宣的微笑；另一道是柳红的，它似乎也在向我浅笑，显得深挚、热切而又怪诞。我感到惊颤和惶惑不已，脸颊发热，只顾低着头走到自己的座位。

那年春夏之交我们年级出去“野营拉练”，目的地是川沙海滩。到达海滩，时近中午，我们虽然又饥又累，但还是兴高采烈地脱掉鞋子冲下沙滩。我记得在柔软潮湿的沙滩上我的脚底常被一些鹅卵石般的光滑坚硬的小东西硌着。我就把那东西从沙子里挖出来，原来是拇指大小的贝壳样的东西。我就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到处都是。”这时候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我身后轻轻地答道：“这是黄泥螺，可以吃的。”我没有转过头去，也没有说话，蹲下身子用手指在沙子里抠起来。我把抠出的那种东西堆在一起。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沙滩。天空是那么高远壮阔，灰黄混沌的海水在远方仿佛一道隆起的堤岸，和湛蓝苍茫的天空相接。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空气中带着一种漫无边际的清冽的潮味儿。我已经抠了很多那种东西，堆了一小堆。我身后一个影子也在抠着，并把她所抠的每一个也扔在那个堆里。她每扔来一个，虽然是静悄悄的，若有若无，但都在我的心房里发出一种回声，使我越来越听不见别的什么，看不见别的什么。我就有些漠然、迟钝地在沙子里抠着，我的心房涨大起来，每一阵回声都使它受惊似的、哆嗦地、兴奋地、不能自己地涨得更大。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跑过来了两个人，站在我跟前，问我：“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先用脚拨弄了一下那堆东西。我说：

“不知道，挖着玩玩。”

我就起身踢了一脚那堆东西，把它们踢散了，和她们一起跑开了。

那天下午在回去的路途上队伍走得很乱，大家都已筋疲力尽，无心嬉闹说笑，只顾赶路。我几乎一直独自走在后面。后来到了我们县的曹王公社（中学毕业后我即在那儿插队落户），路下的田地边上有一座旧草棚子，有几个同学在那里歇脚。我也走了下去。那几个同学离开后，我仍坐着，朝四处看看，梦呓似的说：

“这个草棚派什么用的？”

“是看瓜的瓜棚。”一个声音似乎仍在我的身后答道。

我没有说什么，从书包里掏出几块饼干吃了起来。我的军用水壶里已经没有水了，我晃了晃那只空水壶。一只粉红色的塑料水壶递了过来。我接住水壶喝了几口。我要把水壶递还去时，有几个男同学跑了过来，我那只捏着水壶的手伸到了草棚外面，手臂搁在一根横着的毛竹上边。他们进来见我在吃饼干，便说：

“你还有饼干？给我们吃点儿，肚子饿扁了。”

我的手指松开，草棚外面是一条臭水沟，手松开后，那只水壶就滑了下去，几乎没有声音地滚到了水沟里。我把书包里的饼干拿出来分给他们。我们吃完后，就一起离开了。到了马路上，有人说：

“你怎么和那个乡下人坐在里面？”

我说：“这不关我事，我先在里面，她是后来进去的。”

他问：“你有没有给她吃饼干？”

我未及说什么，他们都大笑起来。

那个学期快结束时，有一天我们班在教室里举行联欢晚会。同学们靠边坐成一圈，让那些有表演才能的同学在中间的空地上唱歌、朗诵、讲故事和跳舞。我毫无表演才能，自觉地和同样没有表演才能的王宏坐在一边。我的另一边是和男同学一样坐成半圈的女同学。那晚很热闹，大家都兴致勃勃，唯独我对晚会的热烈气氛和精彩节目视若无睹，我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晚会大约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出了一个意外，教室里的灯一下子全熄了，一片漆黑，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惊叫。老师朝大家大声喊道，大家坐着别动，安静点儿，不要吵。老师话音未落，我只感到有一只手突然伸到我裤裆里抓了一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它已经缩了回去。我失声地大声叫道，你做什么！就像是我的声音的作用似的，这时候灯一下子全亮了。在白晃晃的刺眼的灯光下，我的脸正扭向我旁边的那个人，两颊发热，怒目而视。我又激动地叫了一声，你做什么！教室里顿时冷场，所有的目光都惊愣地朝向我和我旁边的那个人。当时我似乎并没有十分注意她的反应，我沉浸在自己的激动、惊慌和义愤里，事后她的表情才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她面色发白，眼睛睁得很大，在惨白的日光灯和全体同学目光的注视下无言地望着我。我好像没有看见，又呵斥了一声：

“你做什么！”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许多同学都站了起来。

那天夜里老师问我：“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满头满脸是汗，不说话。

老师仍坚持不懈地问我：“你告诉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柳红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我仍不开口。

那时晚会早已结束，老师把我留了下来。柳红也被老师留了下来，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因为我不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老师离开我到那间办公室去和柳红谈话。过了一会儿，老师领着柳红回来了，让柳红坐在我旁边，老师坐在我们对面。老师说：

“你们两个当面对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汗水又从我的背心和额头冒了出来。我很难受，头昏脑涨，非常慌张和窘迫。我还是不说话。老师问柳红：

“你现在当他的面告诉老师，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没有？”

柳红答：“我没有。”

老师问：“真的没有？”

她说：“是没有。”

老师问我：“那你告诉老师，她对你做了什么？”

我已经汗流浹背，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师问：“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没有？”

我嗫嚅道：“她没有。”

老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提高声音对我说：“你说她没有？如果她没有，你怎么会对她叫：你做什么？你现在是想对老师说谎话、包庇她对不对？这件事本来是和你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说出来，而你不说出来，想要包庇她，就和你也有关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

“柳红！”老师又掉过脸去正色道，“你说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你以为你不说，他又包庇你，老师就不会知道了吗？你完全想

错了！”

老师伸过手去在柳红的额头上戳了一指头。柳红低头呜呜地啜泣起来，说：

“我没有，我不知道。”

老师说：“好吧，下学期你回乡下去，不要再来了。”

我仍深埋着脸，浑身掠过一阵寒战，嘴角哆嗦，无语。

大约是第三天早晨，王宏上学时他后脑勺上贴着一块巴掌大的纱布。同学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不小心跌了一跤，撞破的。那天上午王宏总是嬉皮笑脸地觑我。后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王宏在后面赶上我，对我说：

“昨天晚上我差点儿死掉，流了许多血。”

我说：“这关我什么事？”

他说：“是你扔的。”

我问：“什么我扔的？”

他说：“我知道，是你扔的。”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为什么要扔你？”

他说：“反正就是你扔的。”

我说：“你不要做梦，说话前想想清楚。”

他顿了顿，说：“以后你再扔我，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说：“你来试试看。”

他说：“你等着瞧吧。”

说完他就朝前跑开了。

老师

我以前请过几位名士来我们学校给文学爱好者作了一场报告。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在那次报告会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张署名“尤颺”的学生寄来的圣诞贺卡，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当时我上二（5）班文选与写作课，那些文字告诉我说，虽然我不上她们班的课，我不认识她，但她一直是我的小说的读者，早就知道我了。她说她对文学很虔诚，她有一个大伯，一生的经历非常坎坷，她曾立志要把大伯的故事写出来。她说她喜欢我的小说，觉得我很有艺术气质，这次在报告会上见到我，又觉得我颇具幽默感，她现在就借报告会所给予她的激动和振奋，十分冒昧地寄这张贺卡给我，希望我接受她的圣诞祝福。她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

那时我还是单身，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有一天晚上，我找到了学校主管团委工作的小殷。小殷是我们学校留校的，曾是我的学生。我问她知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尤颺的学生？她说知道的，是二（4）班的。我就请她去通知尤颺，让她晚自修结束后到我办公室来。

这之前我已从别人那里对尤颺有所了解。我班有一个会跳舞的学生，叫杨晓敏，漂亮而随和，伶牙俐齿，在校园里人缘很好，和我关系也不错，平时常来我办公室或寝室和我闲聊，和她谈话是十分省心愉快的。有一回我就问她，认不认识二（4）班的尤颺？她说知道的，但谈不上认识。她问我，你怎么知道尤颺的？我说听她们班主任说，她对文学很虔诚。杨晓敏笑笑说，好像是的，我也听

说过的，不过我和她从来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她好像很孤傲，不太合群。又说，她家在徐州，离开父母独自到这儿来读书，这儿又没有亲戚，非常了不起。

那晚晚自修结束后，尤颀就来了。我听见有人在外面敲门，即说，门没关。一个身材颀长、略有些胖的女生就推开了门。她站在门口，叫我一声张老师。我说，你是尤颀？她说，是的。我就请她进来，在我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不知是她有些拘谨，还是生性就矜持内向，她坐下后脸上没有笑容，神情显得有些淡漠。她有一张椭圆形的长脸，短发，肤色不白，粗眉大眼，左边眼角那儿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她不响，等我说话。我说：

“是殷老师去通知你，说我让你到我这儿来的？”

她说：“是的。”

我说：“你的圣诞卡我收到了，我请你来，是想向你表示我的感谢。”

她这时令我颇感意外地一笑，似乎想说什么，但仍没有说。我有些勉强地问：

“你说你喜欢写作，平时写过什么没有？”

她说：“没有，就是写写作文什么的。”

我说：“如果你愿意，以后你可以把你写的作文拿来给我看看。”

她说：“好的。”

我问：“你家在哪儿？”

她说：“在徐州，我不是本地人。”

我显得很惊讶，问：“是吗，你不是本地人，家在徐州？这儿有亲戚吗？”

她说：“没有。”

我说：“你一个人出来读书，很不容易。”

她说：“这没什么。”

我说：“可见你独立性很强。”

她说：“还可以吧。”

那晚我们大约就谈了这些。我当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既想马上把谈话结束，又想和她郑重其事地谈些什么。这使我内心充满难堪、困惑之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说得很不好，平淡无味、意义不明，甚至语无伦次。当我最后终于说道，“那天就这样，再次感谢你的圣诞卡”，这时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时又觉得更难受了。她走后，我独自在办公室里踱步许久，才回寝室去。

不过事实上那个晚上我可能还是和她郑重其事地谈过些什么的，因为现在为了回忆那些事情，我把她在校期间寄给我的几封信和几张贺卡都找了出来，我发现就在她寄给我那张圣诞贺卡后两个月左右，也就是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她写过一封信给我，在那封信里她告诉我说，那次谈话给她的印象很深，她从中得到了许多教益和启示，她觉得我是一个深沉、丰富、独特的人，以前在校园里见到我时就曾想，这个人我一定要认识他。她说，她想做的事情，现在果然就做到了，等等。

或许就是基于她对我的这种看法，在她写那封信给我的那个学期，有一天晚上她到寝室里来找我。那晚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她在我寝室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后，就翻开了那个本子，庄重地摊在膝上，对我说，我刚才到办公室去找你，你不在，我就想你可能在

宿舍里。我说，我一般都在宿舍里，不去办公室的。她低眉顺眼地看着那个本子，说，我来找你，是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我有许多疑惑不解，很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我说，尤颀，你怎么这么严肃。我的视线不由得也移到了那本子上。

然后她就开始向我提问题。她的神情一直很严肃，坐姿也十分端正。由于她头发短，又拢在耳后，脸显得特别大，眼角边的那块胎记也显得特别醒目。她的目光不像多数这个年龄的女孩那样明亮清澈，似乎有些干涩、晦暗，有些沉郁。我记得那晚她大约这样问我：她目前应该读些什么书？为什么她心里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写出来却很平淡，她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她应该和同学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似乎还向我提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对某本书她应该怎么读，和某一位同学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她现在远离父母，独自生活是不是好，等等。我坐在她面前，就像接受采访似的，对那一幕印象很深，对那种氛围、情绪记忆犹新，虽然对自己说了什么很模糊了。

以后她又到我寝室来过。我记得也是那个学期，好像是“五一”前夕，她带着一位女生一起到我寝室来，她向我介绍说，那个女生是她同班的，是她们班里她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她这么说时，那个女生正襟危坐，腼腆含笑。那是个身材苗条、长得很标致的女孩。那时我刚午睡起来，我有些发愣地、迟钝地望着她们，好像不明白她们的来意。我听着尤颀在对我说，“五一”节她们班要演一个节目，是个课本剧，可是她们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材料，希望我能够帮助她们找一个。她好像把这个意思重复了几遍。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在我答复她时，我的普通话里夹杂着许多本地方